

都繁昌記

イ13
638



113
633

都繁昌記

因果道士著

京都也、江戶也、大坂也、但俗謂之三都、或三箇、津其名不知、助于何時、焉、都即

皇都、字書云

天子所宮、畿外豈得其稱哉、如所謂都城、不過百雉、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之類、皆屬古義、今日固不可沿、用、元亨間、關左諸儒喜劉漢之事、言擬彼有兩都稱、江戶為東都、尋亦有三都名、杜撰最甚矣、至曰三箇、津則市井鄙稱、固不俟辨焉、尾張人云、京都乏水利、

大房仙文部

因果道士印

113
633

不可稱津，以我名古屋配江戶大坂，則可愜其名。此亦誇張私說，孰敢信之。但至單稱都則止，我京都雖歷朝故都之地，而今日不得用之。況江戶乎。況大坂乎。此所以京都之為京都，而我輩為之吐氣耳。若夫風土山川之清優，宮閣邸衙之莊貴，贗古制于神許佛場，訂韻蹟於幽林邃莽，則前哲筆冊業已無餘蘊。所謂山城名勝志、雍州府志、都名勝圖會等，皆其撰也。惟於市街習俗、士女情態，觀繁瘠冷熱，乎紛紛擾擾中，則未及悉述焉。所以余有此記也。且倣近來靜軒居士所著江戶繁昌記，冒其名，假其威者，而一出。

書肆射利之勸，一出自家為飯籬，所驅之不得止。然居士筆干莫也，昆吾也可屠，龍斬蛇可誅，妖戮魔剪綵之葩，奪造化雕玉之美，出自然至如持論歸正確，諷喻極滑稽，則使讀者為麻姑搔癢之快，豈我輩鉛刀不過一割之所企及哉。俚諺所謂鴻飛則鼈亦踴，不啻買嘲大方，又有所不勝自慚焉。然居士亦有易米換錢支數月之飢之語，則雖鴻鼈有分，而於其求食也一而已。所歎彼翔大海平野，歉年猶有滯穗剩鱗，應飽且豐。靜軒居士謂百文六合之米支數月，則所換繁昌記一編，不下金十兩，以之得米且可買地引魚地大根，喜和麥，麻久呂小松菜，淺草海苔角田白魚等，其他江戶名產不可枚舉，居士

泔米汁也

猶收人也

筆乾時固應不能買一潤則必致之我則生山脊無
 廚下不亦豐美乎余此言亦非誣也
 潤氣之地淺水汙沙冷巷餘泔嗜枯涸咬臭腐無事
 不澁艱余所仰之餘泔至貴百文二合五勺之米誰
 菜則換家窳溺屎而得腥氣捧鱈鳥則鮓之類諸
 得之猶惡可以知矣猶欲以此繫合家數口之微命
 不亦悲乎都下鄙吝習俗只念誦以序妻釣棘蠶魚
 以為潤筆一編凡三十頁一頁四百字自起藁至淨
 書合八百字加考正點竄垂一十字從彼所屬則吐
 千文得四百錢所直然同蒙大平之化齊仰奎運之
 拙文過不及如何
 盛不仕不耕餬口乎無根文字者皆因江戶繁昌記
 所說之繁昌餘福也而其繁昌不獨江戶擴之有六
 十餘州之繁昌約之歸江戶江戶繁昌則六十餘州

皆各繁昌六十餘州不繁昌江戶不為減繁昌翻益
 繁昌所以說六十餘州繁昌者證江戶繁昌也說六
 十餘州不繁昌者亦復助江戶繁昌也就中蕞爾我
 都市街方一里許假饒說出多少繁昌固不足證助
 江戶繁昌也唯一箇都字僅存
 皇居之古色有人人所捨不得垂不得者而六十餘
 州中先說出我都來讀者以此為都繁昌記又轉為
 都不繁昌記齊無利害要以推江戶繁昌記而做其
 輦故也

余作此記藁僅脫一二紙時浪華蘭蕙堂主人偶

來讀之至上文有筆乾之歎而奮然扼腕曰我潤
之我潤之乃探佩囊罄其所有拋金五兩約買全
蒙更把座間一大玻璃盞傾丹酒一瓶而去余感
其情義先往而辭書林某之前囑遂續撰此二十
餘紙雖非一氣呵成之敏捷而卒業日不及僕十
指點竄草率只要以速成報其勇斷耳俚諺云拙
速不如巧遲余甘受其嘲者歟

天保丁酉十月

因果居士追識

乞食

京師東有白川鴨川高瀨川西有西洞院小川堀川
鴨川最廣兩岸相距數十弓非值霖雨急潦則一面
沙石細流斜曲衝激洲間耳上自出町下抵七條凡
一里許其間有三條五條之二大橋桁脚斲石大欄
橫空各柱抽頭蒙以綠銅俗謂之義寶珠此皆官橋
又有荒神口丸太町二條四條松原正面七條等小
板橋皆狹而無欄桁脚又不固值暴漲則塌潰不可
渡土人隨而修焉凡諸橋左右為乞兒出沒處其居
皆掘沙為窩縛敗材枯竹罩包以破席上圓下張形

塌墮也

窩穴居也

如市鋪所製肉糕、肉糕俗曰蒲餅，因亦見之。曰川原蒲餅，有獨占者，有數箇鳩首者，大小不一，排石作竈，拾芥作薪，破鍋缺碗，乞餘于街巷而足矣。其甚者至乞餘而有餘，所乞之食，如有帶些敗氣，則罵而棄之。所謂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有焉。蓋都下富戶，慳貪為根性，不知濟可濟之人，猶陽學作善追福，陰彈筭珠，欲半拋米數孔錢，以充莫大功德，故用祖先忌日課時限量，店左置米斗錢筒，使小奚施臨門之乞兒，限已盡則啟置其空器，以示之者，徃徃皆是，彼亦諳其例相傳云。某屋某日，何店何日，不要愆過，已牌定。

限輪流奔馳，月無虛日，日又無家數之定，加之祝于婚嫁，唁于葬祭，烏集蟻羣，乞去乞來，及漏而忿，後而強焉。此其所以乞餘而有餘也。而其徒約黨分部，不許流乞者，及都下窮民失產，初乞道路者，亦由同轍，或不知之，來而坐臥橋上下，且同就彼所詣乞，則羣拳亂打，痛逐不使，同謂奪我得意所，人或憫之，為辨入黨錢三四貫，分施後，相和定其分位，與賊寨有分例酒一般，然新入者百奉，舊申頭之願指，不得自擅。積日累年，新竟為舊頭，要貴人認顏面之久，謂之顏役。顏役語原出里巷賤俗，稱耆宿及幹材慣事人。

見其顏面則不問利害從之者此必首領乞兒亦效
之耳其名喚七喚八叫權叫長或稱各產地為江戶
為僊臺之類有種種譚名而所謂顏役者傲然逸居
使新入輩出乞錢米十取六七飯臙擇最佳既絕交
世之煩又無拘道理之慮所娛則賭錢喫酒耳負暄
捫蝨臨清浣禪撈汙楮挑穢帛僥倖遺釵墜鈿之獲
餌魚腸四鼠屍逞罾鳶繳鳥之術至夏秋暴雨狂潦
轟雷洲裂石奔之時莫論橋狗棚柵襯岸之衆構驀
然崩潰漂下如射丁壯乞兒不顧其蒲鉞却喜為多
福之秋跳泳出沒揮臂爭逐奪其殘材相拽而積淺

處雖盤渦易溺巉石擊骨不敢顧死收得後俟原主
來求論價更售尊貴不能奪威武不能屈以彼博一
死而獲之故也此川原蒲鉞他川無此名乞兒生活之大
略云白川石橋有欄杆無義寶珠堀川諸橋中唯中
立賣下立賣二橋有欄杆義寶珠非三條五條之大
而共屬官橋住此乞兒與在鴨川者大同小異易得
行人投錢之施便於去來乞食之處非所謂顏役不
得占之與龍斷罔市利一般其他都下羣刹諸祠福
地靈區莫一不乞食界其輩鳴鉦念佛搖鈴祝神南
無阿彌陀佛吻輕而音滑南無妙法蓮華經喉潤而

聲濁和地藏和讚乎常樂我淨混神變菩薩於波羅
羯諦天照皇太神之詣侶金毘羅權現之賽歸只弘
法大師何必這舊跡參善光如來奈非其便路六十
六部肯笈醫席三十三番旌牌手杓苦癢泣癩者多
是四國遍路之餘經繩潑水者江戶願人之流三千
掛板題不聞盲乎並杖叩其暗壁則掌展啞則鼓抗
此等徒有贖有真有黥有癩有老稚有男婦有流乞
有常乞而皆自訖其躬曰不自由廢時物不得就貴
手下深請垂慈悲以賜一錢不敢粗率戴過焉都人
之媚神佞佛原因窳遊覽行樂懷袖必有所齎多投

一錢而過嗚呼萬手之所施萬手之所受其數固不
可筭設集而一之則雖買山買田謀巨產而何所不
足此皆出自富貴繁昌之人日益多不惜餘贏而窮
餓困苦之乞兒亦日益多則轉曰不繁昌之勢亦可
以見矣不為誣焉論貧病之極至為乞者則所謂溝
壑塗炭實不忍視論無賴惡漢放慾破產托乞偷物
健啖縱博自珍非類者則雖打殺之未足償其罪債
也更有一種狡獪猖獗可憎之甚東山祇園下河原
大谷清水等寺祠間多少乞婆丐婦道左坐晴見賽
詣士女則爭來接其踵痛乞不去漫品稱其風標齊

曰、結搆但俗貴重檀那樣但俗以搆字代君公或

隱居樣或番頭樣或奧樣坊樣伊登樣

美女稱請為後生為功德各賜一錢如此之曰無錢則

彼詰曰非論有無之御人體纔是一文二文可見我

輩外無復隨來者不得各賜雖眾中得一錢而猶可

盍速投隨避隨就疾徐不暫離最認良家婦女盛粧

袂服者乘其嬌怯藍縷擦垢敗麝煽埃只要其不勝

臭穢而棄錢去跟隨數町盡各分之定限猶不得一

錢則極口罵朝彼何等鄙吝奴披繭但賤者指衣耀

美齋一文錢不得耶抹粉塗脂作時樣嬌粧定是自

賣太糞張賤娼之出之助兵衛馬淫不如急歸家媚

吝嗇檀那兼股下大物阿姊乞婦相不見乎彼狼狽

失度恐避去嘖嘖嗷嗷似訴有可貪道理也而巡吏

邏卒猶不得禁之況都人慣團柔風氣者乎其所住

有牢之谷六波羅野等區名不詳根脚何樣又有一

種雖同出其區不敢乞食又不跟行人或單或兩乃

至五六輩殫意打扮戴義髮凝鉛脂淨且生丑各為

大劇場名優之標半詰朝向街巷多豪富處而行先

臨街口頻頻鳴小擲連叫芝居芝居但俗謂劇戶

兒女少年聞聲爭出觀於門幌店板前戲乞皆踏草

鞋自街口徐步演戲踏曲抵街尾而止一二箇傍行
或擱三絃胡琴唱院曲艷歌或拍梆於溝板門在應
其所踏或鳴鑼鼓節其歌舞種種不一都俗之嗜劇
此等賤觀猶如蟻就甘腥追隨圍繞使堂堂良家門
前作戲乞一大棚場一閱已散則戲乞公然曝其扮
面家至呼只今芝居乞數錢掬米而去又向別街如
此鎮日觀晚歸一隊各齎緡錢遮肩斗米雖粉紅帶
埃眉黛和汗醜怪不勝言而得意揚揚氣色有窮士
貧民所不可及至如陋巷賽顏淵弊帳偽馬融生活
于經典文章菜色溢于入口橫理者則寔天淵矣余

髻齡天寬間既有此門戲呼乞食十藏及三五郎者
最藉名然其粧束不過染棉彩布義髮用皂帟差巧
者糊漆刷塗所執則弊帚折竿所佩則敗竹刀破煙
袋糝抹固不十分只以粗率蕪劣取笑于看官完乞
憫之意耳後漸僭上迨文化文政世門戲逞術日精
月巧專學大劇場名優動作言說擊拍舞蹈浴式中
節妙足感人意衣披多用美帛其甚者纈紅縐絹彩
織厚絹或金線或鵝絨皆新剪稱其戲者絢爛映發
使愚俗兒女艷羨人髮織成義髮呼木髮者時搵所
競之染紋衣衫呼芝翫茶璃寬茶拗梅花環雀之類

悉寫名優，創意正殆，有紫奪朱之勢。雖優孟於孫叔敖，而恐不及焉。其他諸所佩帶，莫一不炫美者。是以輕佻嬌痴婦女，銅臭水性，寡孀竊泥愛之，日待而不安。蚤已諳其名，相戲曰：「姐姐愛金藏乎？儂愛政吉。」東鄰孀孀定是虎吉，思慕如此，爭欲通殷勤，潛伺家公。主管所不省，亂攪亂擲，不啻米與錢，密寄羅襦，暗貽銀釵，淫靡之私情，於是極矣。近日街巷耆長，豪富家主，略曉其弊，相謀禁門戲，榜街口，以門芝居無用之五字，門戲於是索然。其他所不揭榜，多是冷巷貧街，戲乞縱逞伎倆，所得僅十數錢，不足給自己，辛苦錢。

及脂粉粧扮之費，因不復作之，以異五十年前。十藏三五郎等，粗率蕪劣之所作，故也。蓋金藏政吉等最盛時，一日收獲，恐不下十貫錢。然其徒亦非獨全收之，各部有多錢翁，此為乞頭，或稱親方，或稱小屋頭，日擅私租之征，且門戲扮裝衣服，悉制諸一家，朝賃夕收，上等新美服，賃錢若干，下等服又若干，例算苛嚴，戲乞非借之，不得逞伎。一年間有風雨，有疾病，有事故，衆乞束手坐內，時亦不得不詣親方，請借食料。親方雖助之，待天晴病愈，不阻事之日，痛督原錢及息子，百錢利六孔，一貫利六十孔，所以戲乞竭力本。

事周旋奔走，不得不如此。嗚呼可憐哉！人間營生之艱，不遑四民相齒者，然而所謂各部何等，天寵世乞頭之職，使令數百口，所征皆手下之利，孰敢不輸，所勤官上之役，何慚匪類，捕盜搜兇，無位而有威，囊外豐內，雖乞而足，施妖狡，破落戶懼，其見許先趨，媚寵狹邪，無賴漢只欲因熱竊延，將鬚此等猶不足論，全都干街，人戶值四序五節，嘉辰令月，及婚嫁祭忌，時浴例出錢，則彼分部而取之，其各街抱關奴，俗呼番戶，番太番人者，亦皆彼所命，奴仰俸于合街數十戶，日得熱飯各一碗，雖無底飯袋，漢不勝喫了，乃桶

羸餘，朝昏荷而輸，親方親方一家，又不得喫盡，積將及斗斛，每攤之草席曝乾，作糗轉賣，糖菓店充其材，此亦一大利，其他諸街巷，有非常事，如棄兒餓莩，情死鬪死等告，官後皆托之親方，托則是錢是金，不辭彼所請，以故親方小屋頭之產，日益饒富，眾乞之營，又益紛擾，各部極繁昌，日趨僭侈，至有所不可說，古昔悲田院之制，雖今不可知其詳，竊恐未及如此之繁昌，感歎而記概略云。

擔尿漢 并打廁金汁行

平安大數十萬家，工商十居七八，登興遲寐，莫不致

攷其業者通衢如三條四條室町新町人最不失昧
爽汎掃肆店揭招牌垂戶幌或青而短或黑而長或
茶褐色或茶赤色或粉
白皆各漆成白黑文記
家號及貨物之品類整頓其所鬻街奴俗稱番亦
戶番太
已破曉清中街不留寸芥點塵坦坦蕩蕩似為我都
潔淨可見於此者爾時有賤夫擔尿桶一雙及小籃
盛以時新菜蔬公然高叫過其言急且略所謂侏離
馱舌頗不可辨諦聽則小便于大根俗謂菜菔
曰大根小便
于茄子小便于菜等之語而要之以之相換耳所以其
諸菜總曰之換物各家夫妻孃姐忽聽其聲出戶輕
喚小便先問其換物物適意則曰入而汲尿彼亦問

其多少少則卸擔門口挈隻桶而入就尿甕或桶貯
汲了報以大根數莖或茄子數顆或菜兩三把孃姐
細檢相當乎否多則無論少則曰更加數彼多不肯
是亦不許至相嗔相罵其甚者令傾桶還瀉莫論于
賤夫貪穢汁良家孃姐極此鄙吝真可怪也而看其
狀貌嬌紅冶粉銀釵綴珊瑚玳筭色淡世時
辨爭搨玳瑁筭梳色淡
而無斑者價如連城璧奢侈僭上皆有京樣嫺雅之
態豈愜爭口氣於半桶殘尿哉是無他都俗舊習節
縮百費之所由與江戶人隨處放尿去不敢顧之豁
朗氣象大異又有一等差穩貼之擔尿漢雅與其家

熟識斷定一年換物每經三四朝必來汲甕尿去待臘月前後始輸送蘿蔔蕪菁之類數擔其多寡亦準各家上下口數至扞廁漢亦然以屎糞貴于尿故或報以糯米蓋供歲糕之用也豪富家口數因多且不獨其本戶及攝領之他街店舍悉使一箇扞廁僦居諸人不得擅我尿是以眾尿歸彼輪歷搬運馬馱牛負不一而足所換糯米或至數石可謂饒矣此等皆都門外農佃之所業山城一州稼穡概出此糞培如伏見左右村民距京稍遠搬尿尿者每托之高潁川船漕之歸棹滿載數十桶臭氣起風順流而下每桶

糞面點二三寸薄大片有各主名記篙夫取一桶四文之運錢抵各主近側則挈桶放置岸上不復親遞與屎尿之異他物固無被攘奪之憂隨置隨下比抵伏見舟中桶已減強半便捷亦甚矣高潁之水二條橋外爲第一關南至七條街兩岸商戶斷續成行皆賴門前船漕者米鹽酒醬薪炭材木不必論總曰之問屋因亦有糞問屋在四條小橋南曲明人所謂金汁行是也其所收屎糞出于鴨曲諸街大小娼家及酒樓客店兩座劇場等幾百千圍瀾賣來買去利市日積優然多錢翁誰憎其臭穢趙宋裨史載糞船插

德壽宮旗之事恐未及如此之豐盛凡高瀨川船漕固有官租某氏職之常使屬吏點檢出入于監所云

劇場并優人

鴨川四條橋東大劇場舊有三座寬政年間毀一座作雜肆中間開小弄曲折通繩手古曰大和路今曰繩手弄內左右悉皆娼家合壁連扉寬窄各占謂之拔路次本便于娼妓之往返行客亦由焉路次對門為南劇場在東鄰而隔數軒者為北劇場都下優人及自江戶大坂來者常會此兩場作院曲諸劇其始門口通稱揭貼一大紙片先題近日由之三字使人知有開

場爾後數日建置六尺許一大板于戶外記優首通稱

座或優老通稱之所稟辭語極殷勤述這回開場請

隣顧于全都羣公之情由或名優某初自江戶大坂

來或新攜子弟或為凶優某追福襲其家藝或翻舊

劇創新手段或革整戲衣裝及勾欄諸什器等之事

一一演出過客不得不立讀焉經數日而更排列優

貞既定之名字牌於字下一面曰之招麾第一牌書

名者曰卷頭或書出在眾中央者曰中軸或中押尾

曰卷軸或留座頭居之其左側曰軸脇宿優之扮

兇元惡者必居焉曰之立敵扮情郎者及扮惡漢且

挾譚詭者，在第二三間，因又有二枚目，艷郎三枚目，敵等稱如忠夫烈士幹于朝野，治亂多少，事故者，卷軸優老必扮之，卷頭中軸者，或助之，皆於各牌上頭書其所主之扮號，有立役敵役實惡半道等稱，凡此次序隨聚優之多寡，藝名之甲乙，經衆議觀時宜，以定置苟錯地位，則其優決不允，最爲嚴重，然各家之爭名價，動發爭擾，至開場爲滯，可謂甚矣。如有遠來名優，不可配舊列，或遲加，而在定負外者，則特立獨牌於列前後，曰之客座，唯扮女粧者固遜，男粧最後立一部牌，又有先後甲乙，總曰之，女形莫論年齒牌

首皆書若女形三字，若弱也，謂青春妙年，衆牌已備，照示經數日，悉撤無影，又排揭同牌，差小於左右檐間，前面則更張出大華榜兩三枚，豎榜長二丈許，橫四尺許，大書戲曲題名，上邊界方四尺許，畫出戲曲中綱領一段，曰之外題看板，又大橫榜一檯，合作全劇五段或十段景狀，又另有一榜，寫曲中最緊要的搬演，曰之一枚看板，或是全劇已了，又副他伎者，曰切狂言之類也，而皆彩畫絢爛，裝潢華麗，銷金塗朱，莫不精巧，畫中衣袖各描優家記號，定紋令人知某某所扮成，曰之繪看板，亦有極盛美者，換繪看板以

一大架造成山川殿舍花樹禽蟲之類置幾箇偶人
宛然狀出其戲之最所可觀剪裁雕飾之妙人物欲
飛動曰之入人形看板燒燭繼晷觀者如堵街填路塞
不可容易行過熱鬧亦極矣此等看板終始卅日間
不復撤去初日既卜前半夜許鄰近縱觀不敢募錢
曰之大入戲總演一二段耳於是本場賤奴稱木戶
或表方者外木戶內木戶中木戶各一隊三四人巡
歷都下諸街二人擔挂桶形太鼓一人由側且擗且
行蓋報明日開場也既而至五更又鳴鼓於場頂高
棚急擗如走珠曰之擗太鼓擗即場頂高棚也凡此

擗爲劇場之表望方一丈許高準之四面欄格上不
覆下巨梯于場內起劇之始四欄匝漆成名代某記
號大紋之赤幔其間插大紙拂兩竿曰之梵天竿聳
幔纏則人遙仰而知其有開劇既開則每曉一奴先
登而擗鼓凡三次有一番大鼓二番三番之稱至昏
夜放場人散又擗一次其節有擗入擗出之分云曉
鼓之動也看客趁聲爭至只怕不及最初凡諸劇每
段事終則遮拖大布幕因稱一段爲一幕其初曰序
幕序幕前使無名賤優特爲古戲一齣打諢曰之前
狂言固非可觀蓋補填看客未滿諸優或未入場屋

之間耳尋常士女好劇之切多要前在言時既來座
果不失本劇序幕如鴨東諸娼妓則決不趁晨而其
觀之_レ以不過第一二日爲榮所以開場則左右看棚
都屬一時名娃粉氣脂香暖熱如蒸玳筭瑁釵錦帶
繡袂光采映發四面且繩手左右屬劇場之酒肉店
喚作芝居茶屋者_{不許他酒樓肉店恣}送_{供送酒肴因有此名}玉食綺饌
酒涌羹溢之氣續紛于青衣了鬟所往來遞致焉江
戶劇棚雖豪華亦然_以與娼門妓館相遠故不及作
此色陣京師之繁昌于聲伎酒色亦可以觀焉
問稱劇場總督者爲誰答往昔請官上得命始作

芝居者其子孫今猶有數部而存焉曰之名代都万
太夫宇治嘉太夫布袋屋梅之丞龜谷条之丞早雲
長太夫津川大吉蛭子屋吉兵衛等是也每開場部
中一箇某踐例請告廿日卅日之定限又及初日前
携詣所謂座本并諸優員于衙門謹稟員無漏添各
印其印章于上書蓋有不可觸冒官上時政不可
作僭偷奢侈等之舊制而證一場人衆謹守之也印
章通俗曰之印判因以此日爲判取判取既了則場
事全成云
又問作劇之財用答所謂名代某一箇出金聚優爲

必當然其家非必有巨產多借于他家而給焉曰之
金主有慣借之金主或有羨貪其利始貸者慣則不
失利不慣者多被相欺大抵各優之所取雜用之所
費少則數百金多則千餘金金主先辨之開場後日
聚看客之所拋查收不忽毫釐如本劇大得聲價看
人壓門則看棚一箇增常價殆直二圓金席地而看
者一區亦近一圓金主得利不啻倍蓰然名代外從
事一場者又有若干人固莫不挾私偷利之手金主
自非極儼捷查收不得全近來名優益恃勢名一場
卅日身價或過百金優老第三名以上則更定脂粉

錢行厨錢等各數貫日收無關後進子弟雖差減價
而通計之大出外人意表是以金主之當此多損少
益況京師之習搢紳武弁有觀劇之禁或竊來看者
張私威不拋錢豪商富戶不及大坂人之使氣棄金
少年婦女雖抵死嗜劇而鄙吝習氣透骨深髓決不
至爭買煽騰劇價只是要低價買得逞其觀頗年京
劇之失利職之由猶纔所可賴鴨汴諸樓娼妓以有
劇而不得先看爲憾於市之辱賺客贖身爭來列于
初日看棚耳看棚既滿高低三等無可容膝則席地
之戲觀亦爲不敢恥誇直初且之榮也盛熱如此第

四五日間既可還辦金主所出之原金其所利倍則
在爾後廿餘日亦必獲數百金是以諸優及從徒之
所事以悅娼妓輩為急務陽請陰懇贈物種種專要
得他最貴推轂娼妓亦以交名優為趁時風流傳其
新劇唱曲百事口我所愛喜隨名優之爭榮亦各分
而作部班相喚以某連中某最貴使氣鬪奢有矛盾
不相容之勢衣帶鈿釵雜佩一用其優之記號
華紋輕桃浮靡之極至通情拋身不屑常客招聘樓
主之虐鴉母之苛猶不能制之雖新建不可與優伶
相觀之法令而六街中小樓私窩之多以可潛匿相

延故亦無如之何而已近有一狡黠漢初屬劇場賤
奴所謂表方者貪攫積利終富而為金主蚤視此形
勢且察都人澁嗇不漫拋錢特出百發百中之計竟
年間斂不開一場至十一月始集最遭屢屨之名優
大張一場是舊例稱顏見世之一劇也本日前都下
傳播其盛舉最躁擾鴨汧六街一時有名娼妓業已
辦備觀此之新衣帶例呼顏見世衣裳爭來而占看棚其價
倍常盛熱不可言所以狡黠金主開場第五日間既
收原金呼倉入或十分之六七餘波射利于全都尋常
看客全都之仰開劇俟名優與餓虎討肉渴驥奔泉

也似一齊輻湊日延數千人於是木戶上頭特懸紙
板題大入二大字又建五色幟若干竿照示賣看棚
通群客之記數熱鬧到此則其利萬千狡黠金主之
勢薰天轟地寔不可當其名藉四方可謂甚矣
狡黠金主既富既飽益逞私智託言於知足之教數
年獲利後不復預劇事其他金主以本非劇徒雖執
柄今衆多被相欺不中獲利之肯綮皆懲而不下手
近日南北兩座劇屋間無影迹劇部衆徒口涸腹枵
不知所爲苦苦之計引厠養賤俠博賭惡漢相議集
課開劇之金傍及所謂芝居茶屋衣裳方等微力所

翁焉勝聘諸優辨雜用之數百金因更懇之于有力
優老亦使同出開劇金優老考有利允許率班而上
場劇成延客時日集其錢各分而取之原金數滿後
所剩又準各原金之多少相分爲利得優老則本分
身價百餘金外又收初所出更罔準原之贏餘此亦
近來劇徒新手段不如往昔優則不失優本色金主
則有金主權而各立氣格風俗之澆漓及此匪類亦
可歎矣然優家自出我金則努力倍平生擔當其戲
之聲價一場吉利十不失八九與得本分身價而不
顧金主之利不利者大異自外人論之則風流婉柔

身生而作此狡猾不亦異乎其優老大抵大坂爲居
住中村梅玉同芝玩同慶子坂東巖芝嵐璃寬輩是
也悉皆以典身賣執之餘貲作巨產大宅擁錦妹繡
妾役老僕少奴優家從奴食饌方丈炊金煮玉服章
器玩之美雖公侯不可及焉往昔則嵐來芝澤村其
答尾上笑雀等優家多繼襲祖先師之盛名間亦
有新自立名者此輩稱此名之鼻祖
因有初代某二代某之稱皆住我鴨東不作如此之齷齪於今則
以京俗日衰開劇甚稀故優家不得不歸大坂繁華
且逞餘力到無優人金主之辨別時勢可以見矣
顏見世之一劇熱鬧極矣理當在大坂沃饒之土而

却盛于我清肅都下此亦一奇如江戶則固極其盛
美吹屋町塚町木挽町之三街劇部戶戶總以十一
月朔爲履端如從周正者供歲糕奉春盤臨街屋擔
上作種種華飾爛燈徹明場內亦有多少舊式莫不
壯麗然我都兩劇之所以不相讓者在座著手打之
一事座著者謂諸優著坐于場面謁群看客之式也
古昔諸優以此曰拜稟群看客者自示向後一歲間
不移于他而獻伎于此戲員已定也四五十年來失
其本意移轉不定只從金主手打者謂好劇之遊冶
少年候諸優著座立其面前齊鳴拍子木贊揚其勢
焰也此輩皆良家子弟而拋身煙華之餘結社稱手

打連中舊社有大手篠世二號新進者入此兩部不復別立社例歲顏見世初
十日間逐曉入場作此伎其狀頭纏彩手帕脚踏紺
黑或紫綠之襪子華衫必短文帶必耀輕桃浮泛之
習公然不顧人嘲笑蓋其所自詡在拋財誤身呈痴
汗面之外宜矣自昔人呼作癡物第一番然百年來
不斷其種亦屬都俗繁昌之一條耳凡顏見世之例
四更既過擗太鼓諸優遞上勾闌每一箇出右邊小
幕衆從內轟之連呼阿犁也阿犁也坐遍卷頭先進
拜伏中央爾時手打連中輩出而當其前各把紫擅
紅繩拍子木齊拍而節贊揚之新詞曲大抵倚三絃

間用雜器要在助拍子木其音或急或緩或低或昂
如流如送如喚如應一素一勻曼曼切切翻飄砧雅
折之繁微金聲玉振之優鼓動之妙有難以字色寫
者一曲已了則優始舉首并掌而又自稱其名謝贊
場之辱且陳乞憐顧于全都之情語雖各有小異皆
以乞滿場自隅至隅之御扇廣為結終一箇已退一
箇又進至卷軸優老而止手打新詞之長短繁疎隨
優象之甲乙自有區分如優童稱子役者使四五箇
齊進座併而對拍之拍罷拍起兩刻許事了則諸優
又逐次一拜而入幕去此式之於優象最為光榮所

以皆著禮服，肩衣單袴，通俗稱長上下之正裝也。如若女形，則戴紫色小巾，垂繡紅脩袂，猶服長上下，陰陽不分之體。此輩結習不可必尤。

又另有曰褒詞者，一風流漢突然出于花道之半，前一條架板為道，如橋而不露脚，兩旁又掩以板，優入或由之，不必自，場後出，隨演戲之體，勢而然戲。放一段時，不許他人踏之，舉開摺扇大呼而稱所屬之優名某丈，雄辯娓娓，褒譽之，其詞不用絲竹，不借擊拍，只是音爽語滑為一種，口氣優亦拜而受之。此頗屬古風，近日為之者差稀。

凡場戲曉昏燒蠟燭，其狀插以小方板，獨脚三尺許。

自舞臺

謂場中央一

至花道條條排比，地板有唇有

孔刺而建之，輝煌如白晝，名優演戲則另有一兩人，在側亦把長柄小板燭，隨其舉動顧盼，抽拽進退，只要照其瞳眊，咲頓使氣勢之細妙精詣，謂之指出優未及甲班者，不得命之，亦劇中一律也。而其燭專用牛蠟，粗惡賤價之製，一燃便流臭液，纍纍唐詩所謂蠟淚堆葡萄，可以想也。看客坐花道左右者，衣衫動輒被點汗，可忍可戒。

顏見世時更懸圓大一丈許，雙籠燈于梁間，照映倍常，燈紙面書顏見世三大字及所贈之人名，纍纍連

中等數字

劇一段未開起時舞臺一面遮掩大橫幕其製連縫綿布十幅彩畫種種多漆成優家記紋兩端又必有施主之家號及贈某犬之數字或有漆成手打社號大手篠世等二大字者上邊連綴多少小鐸貫以長銅線一條巨繫之左右兩柱橫板而開遮小鐸沿線走叟叟有響及將開幕先聞三通繫拆第一報舞臺諸設既備第二催促諸優第三報皆立其位爾乃始近一擊幕即走開拆又相逐連聲漸微幕奴引繩干梁間勾上發積已聚之全幕舞臺一面豁朗無所碍

曰之幕明又一段將終時優申必以一言一動一揮一踏之態斲截之拆一擊應之說時遲那時早幕奴瞥出板走大幕前少時奴既繼下如初開時曰之幕切幕全掩則鼓聲亂起其左邊此一段常例云

掩幕少時謂之幕內或幕間看客只要其速開若移時未開則眾互拍掌催促甚喧其甚者叫喚嘲罵勢將孽幕布既開則滿場始穩幕間之長短雖本不定於最滯者則必有事故凡諸優之收典身金于一劇金主先於前月或旬前各輸送卅日定價十分之三

四謂之前金或手附金諸優相來入場開劇第五日
或七八日又給與六七分之後金謂之給金渡此日
以彼是相查勘移時故開幕必遲金主力微者欲待
看客之所出以辨之多不當給諸優之數或懇緩數
日諸優不敢許徃復再三竟嗔而不上闌演劇如此
則幕不可開劇不可觀滿場沸騰其喧如天傾地覆
矣

金主不輸可輸之給金劇場不開可開之幕畧移人
噪其原出于空手而欲射大利之拙謀如江戸大坂
未聞有此拙京人居乏而望饒強謀繁昌之習亦可

以觀乎

諸優之呈藝演劇也坐作進退瞠晚嘖咲作百態度
皆要面中央及左方故以左爲表右爲裏自有藝正
面藝表藝裏之稱又其教習每在不忘三方悉皆正
面客之坐上下棚及子棚孫棚亦以就其左爲主爲
榮正面席地之處總平濶縱橫架木劃之如棋一
圍內以容六人爲定例因呼六人誥又單呼場通計
百圍許近舞臺者最宜觀戲人皆欲買不過第四五
行之場圍然此場窄迫可二三人連六膝則如帶桎
拮且頗艱于出入非穿過稠人中不得抵我位所以

其價比諸棚減半賤乏之徒多買之如上下棚則寬容可六七人紅氈垂欄毳燈照夕送酒饌之茶坊各出掛題其家號款籠燈之圓自有富贍之狀其盛者連二三棚徹界架而買之呼作二間續三間續坐此者多是遊冶少年富豪大家或逞假翠倚紅之情或嫁祝事饗客之歡或熱客應媚寵之招或牝雞奮慣朝之威揮擢跋扈種種情態不可悉述焉而皆盛粧袷服珠翠鬢玳瑁貫鬢者前夜廢眠之構銀管吹煙絨茵殊座者眾侶所仰之主莫不詡豪華張勢力此必在藝表高棚而不過第三四五之間右邊藝裏高棚雖景狀相似而

寢屬冷疎非借衙官私威則結舊誼于劇徒者皆低價買棚一日歡飲僅仰一包行厨不勅茶坊饌羞其意蓋怯許多費耗耳雖儉嗇堪嗤亦有不得已之理凡屬劇茶貪婪無度試舉其一二三層一小架載下物者各益徑四五寸一斫甘橙二三枚一炙棘鬣鹽肉呼若狹小鯛者一併盛肉糕紅薑數片其價黃金百匹供飯則推茸豆腐皮軟肉糕之美俗呼菓子挽之器盛之其美材隨時不定總曰僅副以海鯪細刻之炙一齋俗曰切此一饌各人徵白銀一兩其他苦茗淡如馬屎者一瓶及貸煙盆埋一錢黑太陽者各一百錢或貸木綿小茵毛

種草席等皆准之無物不征大判以常價論之殆三四倍以舊制不許劇外茶坊來鬻酒肉故彼獨特其勢苛刻貪戾益極欺誣遠來客官白面少年輩誤墮其窟劇散後讀所賣之記刺愕然悚然肝潰膽落者往往皆是都人懲如此寄命于奴肩之行厨冷寂自分不亦宜乎

正面高棚隔數十場圍觀戲最遠不可聽其音節因曰之聾棚中央有一箇官棚巡察警吏時來而坐焉以四矚無所遮匿故也其側數棚固非佳處無賴賤卒厮養頑奴漫來而白觀者多在此間云

都下誰不好劇莫論兒女自約觀劇日喜而不寐之徒士夫而耽之每劇不闕來觀其甚至再三再四只是無味劇癖不辨藝事精詣者有焉趁煙萃討紅翠觀劇出于雌陣之餘豪者有焉品評名優於月且嘖嘖于所演巧拙精粗及粧束供設之常否美惡者有焉結好名優能詳其身生迹狀或幕間親入其粧樓談笑買風情自以為榮誇不已者有焉此等皆輕薄飄蕩以無檢束為不辜都下繁昌者固不知名教之為何物可笑可歎

一段一幕拆沈鼓收後滿場人語紛紛擾擾嘯嘯

吹出沒起坐有鼎沸之勢雖花道外有左右邊兩條
細板道而使人往來肩肩相推踵踵相接不得容易
向所志如在場圍者出入踏界限橫架有險戲走索
之想但能慣之者茶坊女奴耳提挈周旋不敢怕稠
人左食盤右茶罐且呼且涉間誤抵觸他臂肩則肉
翻羹覆使入裳腥浴熱亦不曾畏謝猶云彼失可移
避之機然有客氣者或不恕其罪動至相諍揮拳木
戶表方輩忽來而解之是常習也

左右上下棚各有十一二區欲登上棚則有二大階
又分左右既登而復道一條接連棚之背後客認所

買定之次第開戶坐其棚茶坊預設紅氈棉茵煙盒
手爐之類是熱客通例也下棚之體雖相似棚背一
道在複道下昏暗多埃且其側排置大尿桶十數箇
又有數戶圓廁衆來而就之臭氣如熱坐下棚者不
得不忍之右棚背往來最雜沓以劇徒亦由是通舞
臺糞糞等故也

子棚孫棚比上下棚其位似較賤而看客供給之華
鮮顯露此間為最不免上下四邊具瞻也於藝表第
二三區則諸優亦寄目莫不詳其客之形勢富豪座
間或有絕色姐孃超倫萃糞演戲間含哂注視與同

侶隱語評之為嬉客挾彼所相識之娼妓輩不能無
眉交眼語之私諱田舍漢粗笨醜婦偶然坐此則大
嚼呆視之態終日為彼笑柄所以盛饌美肴之不可
闕齒番薯噉燒餅之不可示最在孫棚也然此粗率
不必田舍漢都下士女著毳布衫佩金具小刀衣紫
纓帶天鵝絨之徒陽示華麗陰極鄙吝不買茶坊之
貴饌使童婢背行厨其食一盒搏飯稀點黑胡麻數
粒一盒煮焦豆腐或凍豆腐或腐皮小芋乾瓢胡蘿
蔔慈姑之類併充下酒特極力者加燒鷄卵數箇肉
糕一枚耳儉嗇如此其家不得不富富則為繁昌之

一物

花道左右席地之一面井然各圍既盡又有不作界
之際地此置偶來觀一段一幕者初入表木戶時一
奴坐高床取一幕價三十八錢遞與火印小豎扎一
拔既入又一奴鑿取焉看人陸續進而立此間呼之
作切看立看是賤者之所慣也

幕間數箇小奴各肩扁匣徘徊場中高喚賣本劇畫
冊僅二三紙及曰番附者此記劇題段數諸優本姓
名在劇則扮某某之疏注并座本幹事俗稱狂言作
者稱劇為狂言古例也吹彈唱拍等人名也且半匣盛粗賤糖

糕蜜柑綸布等互喚街賣其價亦倍常
劇部事狀衆多紛雜不暇枚舉今揭十之二三若夫
官許建場之濫觴優家師傅之系譜等則坊間曩已
有多少裨說諸本固不俟余辯只以我都之繁昌莫
過此劇者不得不下蛇足之筆
俚諺云世降時衰劇場益繁昌夫然豈夫然乎古昔
以斗米三錢爲太平之所致今則斗米過三千錢猶
是無比太平朝野無怨尤之言決非世降時衰可謂
堯天舜日不啻矣然尊上之事非余輩所知只就眼
前而論之

皇都之所繁昌以劇場妓館酒肉諸樓鋪爲最第一
亦論所不繁昌以斗米三千錢之故棄兒餓孀紛如
于道路此皆無告之民似爲繁昌中一累然上下不
累其累街戶相謀而保之葬之莫不出多少錢財既
有出之者必有納之者安知納之者不以棄兒餓孀
爲凶年奇貨矣奇貨益多其利雖不過賤家匪類之
助有脚錢財固不守一處萬轉千遞相和不辨官財
私錢悉皆歸食色聲樂之情慾一途宜矣劇場妓館
酒肉諸樓鋪之繁昌全都莫及之者噫

都繁昌記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0161